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第一一六九二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二百元

骨灰的燒法

晉綏軍區工業部

骨頭是很重要的工業原料，現在各貿易局都收集的多了，應該燒成骨灰以後送交工廠，既省運輸，又好使用。

每斤骨頭可燒骨灰半斤到十兩。燒法和燒石灰的方法一樣：挖一個土窰子，大小要看骨頭多少，窰下邊開一個口子，準備點火。先把木柴架在底子上，再放一層炭，上邊放一層骨頭，再放一層炭（燒炭的地方就多放柴，不用炭也可以），因為骨頭裏邊有油，骨頭自己可以燃燒，從底子上點着木柴，直到骨頭全燒完，不冒煙了，再放兩天就可出窰。這樣燒，最上面一層燒不透，出窰時另放着，留到第二次再燒。燒好的骨灰是白色又脆又鬆的，打開看看，中間無黑心就好了。如有黑心是沒燒透，加到第二次再燒。新骨頭油多，容易燒透，舊骨頭油少，難燒透，所以燒舊骨頭要多加炭。這個方法是五百斤以上的骨頭才合算，骨頭少，可以零星放在做飯的灶內燒。燒好後，如果有好口袋，就可以碾成粉，如無好口袋裝，就運塊子，以免混進髒東西去。

華東我軍葉南地區獲勝
殲蔣匪進犯軍七千餘

（新華社華東前綫三日電）華東解放軍在蘇挺（即鹽城）到伍祐（在蘇挺東南）地區，殲滅蔣匪「進剿」部隊七千多人，其中除斃傷外，活捉蔣匪整四師九十旅副旅長張膘柳以下三千多人。上月初旬，解放軍在南綫摧毀蔣匪三道防綫，殲敵九千多人後，蔣匪淮防部慌忙從隴海綫東段和運河沿綫抽集整四師九十旅三個團和整五十一師（按係魯南戰役全殲後重建者）所屬兩個團，共一萬七千多人，組織所謂「推剿縱隊」，由整五十一師師長王毓率領，趕到南綫救急，揚言要「進剿」我軍。該敵先在東台、如皋等縣撲了空，縮回東台城。二十六日清晨，又沿通（南通）榆（鹽榆）公路北犯，但解放軍已佈置好了包圍圈，等匪先頭部隊進到蘇挺和伍祐，就全面出擊，僅一小時戰鬥，除匪九十旅的二七零團和二六八團一部逃脫外，其餘被我截成幾段，緊緊包圍、激戰四晝夜，到廿九日夜結束戰鬥，匪大部被殲。據已查明者，殲匪整四師九十旅旅部和所屬二六八團一個營，整五十一師師部和所屬四十一旅一二一團以及一一三旅三三六團大部，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代縣四區小峪口前村
僱農馬根根當代表回來
貧農團會上揭開村蓋子
群衆起來鬥垮封建統治

（代縣訊）四區全街行政村所屬小峪口前村，一向被封建統治着，此次以馬根根為首的農民，站起來鬥狗腿賈迷還，把封建的統治徹底消滅。十一月中旬，工作團去該行政村後，其他自然村羣眾都逐漸行動起來了，只有小峪口前村毫無動靜（小峪口是偏僻的山溝，一向很落後）。這次，工作團與鄰村代表幾次去該村召開貧僱農會，講土地法與告訴農民書，大家只低頭抽烟，並一致表示：「俺村沒一個地主！」還有個閻賈迷還，雖是村貧農，卻是地主的狗腿，在地主的掌握下，當過四五年日偽與閻匪的村長，只去年七月，

該村解放後，他仍然當村長，包庇地主。這次，他又混入貧農團，向貧僱農說：「俺村窮，俺沒啦個地主，俺把俺村包住，去參加外村門地主，也能分果實。」「工作團來，誰也不敢亂說。」大家不覺悟，又怕他，因為一向村裏的事論也由他，你要說個不字，他就打擊你。所以到會上，他說啥，大家跟他說啥，他不說，大家也不說。十一月行政村召開代表會前，通知該村選代表，賈迷還自知當不成代表，打算指派兩個不會說話的去頂個牌位位，回來好由他擺佈，於是就活動羣眾選老實僱農馬根根、下中農宋文當代表。馬根根等開完行政村代表會回來，傳達了會上的情形，要補選四個代表，結果在賈迷還的操縱下，他本人與舊中隊長狗腿郭五小、陳祥瑞竊奪了代表職位。但是馬根根在行政村代表會上，與毛主席的政策見了面，並受了其它先進村子的影響，得了其它村的經驗，覺得自己村裏有人包庇地主，便在貧農團會上查階級評成份，提出陳西明是地主，賈迷還卻硬說是下中農，兩次會都把馬根根打擊下去。第三次會上，有行政村代表委員張泰娃、劉來虎參加，馬根根想：「要翻身就要批破臉！」於是又提出陳西明是地主，賈迷還怒兇兇的說：「你知道啥叫地主？你為啥要訂他地主？」馬根根反問他：「你說為什麼不是地主？」狗腿陳祥瑞也隨上賈迷還一同打擊馬根根，會就又不歡而散。第二天，馬根根和張泰娃、劉來虎向工作團王志強等研究了這種情況，大家研究出賈迷還、陳祥瑞是地主的狗腿。他們四個人一同到該村，又個別發動貧僱農周二小等，給他們撐腰，說明要翻身一定要打倒地主及其狗腿，要他們大膽說話。然後馬根根召開貧農團會，開會先說明：「咱會上有敢的狗腿，會開不好。」大家問：「是誰？」根根說：「陳祥瑞，你出去！」誰又問：「還有誰？」根根又說：「賈迷還，你賈迷還等出去！」二人出去後，馬根根、王同志等給貧僱農撐腰壯膽，大家也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開了：「從過去怕人家嚷，會上就跟人家說話。」「人家是幹部，不跟人家走，怕人家報復，俺咧！還下可不怕了！」他說：「賈迷還下，可把村蓋子揭掉了，叫狗日的包庇住地主，從這翻身了。」大家情緒也就高了，一咯吵，在一搭裏就能結果，陳德明、劉出陳西明、李八十等三戶為地主，陳馬恩福為小地主。馬上出去扣地主，封地主的財產，進到地主陳德明家，見賈迷還正報告消息，第二天把賈迷還扣押起來，便接着另選出僱工馬根根為總代表，貧農周二小為貧農團主席，以他們為首組成新的領導骨幹，重新整頓貧僱農隊伍，宣佈撤消賈迷還、陳祥瑞代表之職，開除出貧農團，並繼續團結四戶中農，向地主進行鬥爭。在門地主陳恩海時，郭五小又暗地包庇，他的代表資格也被羣眾撤消了。十二月二十日，貧農團開會鬥爭狗腿賈迷還，會上首先說：「地主給你吃點肉，喝點酒，你就給人家當狗腿，可是各村都叫地主，不叫俺們貧農翻身，包庇住地主。」李四旦說：「今年四五月，我有病，你不叫我給軍屬擔水，你是幹部，一擔水都叫我上炕？你不管餘，許多人都是村幹部！」揭發了他給地主擔水，把地主的負擔轉嫁於中貧農身上（一轉還筆債已向地主索回），私自拿上村款喝酒吃肉等罪惡。他亦供認這次工作團來後，地主曾和他秘密開過會，反對和破壞清算。最後工作團宣佈他在去年七月，混入共產黨內，羣眾聽了很驚奇，馬根根和貧農李巨全等說：「怎麼他是個共產黨？他們還不知道，他連貧農團資格都不夠，還能當共產黨？」一致決定開除他黨籍，並令他遵守下列五條：一、再不當走狗，與地主打斷關係。二、永遠不再欺壓羣眾，報復羣眾。三、不再喝羣眾的血。四、不能逃跑。五、聽羣眾指揮，向羣眾低頭屈服。如違反以上任何一條，聽憑羣眾處理，當場宣誓具甘結，並經人民法庭判決備案，始予釋放。（挺軍）

綏蒙我騎兵及武工隊
屢創搶掠傅匪

（新華社綏蒙三日電）綏蒙地方武裝屢創搶掠傅匪。十二月十八日上午，我騎兵一部配合清河武工隊，向清河東南雙石槽、磨石溝一帶出擊，與清河傅匪騎兵三十餘、鄉兵五十餘遭遇，敵倉惶回竄，我尾追十餘里，俘敵三名，傷敵五名，繳步槍二支，戰馬一匹。二十三日左雲敵騎兵四百餘，配合「老財隊」並強征民夫百餘到城南屯軍莊、杜家溝一帶搶掠，我左雲地方武裝某部配合武工隊轉戰一日，奪回被搶之牛十七頭，騾五頭，羊六十四隻及衣物一部，均退還羣眾。二十八日，我豐涼騎兵大隊在右玉殺虎口東五里與傅匪「老財隊」二十餘遭遇，經半小時戰鬥，將敵全部消滅，斃敵九名，俘敵十七名，繳獲步槍十八支，子彈五百餘發及手榴彈十七顆。我僅傷馬一匹。（志國）

膠東解放軍
打垮再犯萊陽敵八個旅
向南追擊百餘里再殲敵四千六百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日電）解放軍在萊陽西南地區，完全擊潰再犯萊陽蔣匪八個旅，向南追擊百餘里，自十二月十八日迄月底止，再殲敵四千六百餘名。連前（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阻擊戰中殲敵三千五百餘，共殲敵八千一百餘名。上月四日晚，當解放軍開始圍殲萊陽蔣匪之際，匪首蔣介石范漢傑即倉惶糾集整六十四師兩個旅、整五十四師全部三個旅及整九師之七六旅、整八軍榮一師之四二旅、新七四師之五七旅共八個旅兵力，自青島即墨向北增援，當被我節節阻擊，十日至十三日四天中，殲敵三千五百餘名（已見前報）。當十三日晚我軍攻克萊陽時，北援蔣匪尚遠離萊陽城五十餘里，被阻於水溝頭以南地區。十四日，我阻擊部隊以任務已達，乃主動撤離水溝頭。此時，貪婪而膽怯的蔣匪，才小心翼翼通過該地向北竄犯，除以五七、七六兩個旅守備盤山至水溝頭一綫交通外，其餘六個旅惟恐被殲，沿途擠成一團，在坦克飛機榴彈砲掩護下，蝸步爬行，解放軍當予連續打擊，敵十日中僅前進十餘里，至二十三日，才爬至萊陽西南十八里之柳爾莊一綫。二十三至二十五日三天，蔣匪以六輛坦克掩護，東犯禾家疃及將軍頂，被我擊毀坦克二輛，擊傷一輛，俘坦克手一名，我陣地屹立未動。此時，解放軍另部已於二十四日晚突然插入蔣匪背後，一舉截斷其盤山至水溝頭的交通，蔣匪懼於我軍之殲滅打擊，全綫震動，乃於二十六日扭頭向南回竄，顧不得狂風大雪，一日潰退數十里。二十八日，我軍收復水溝頭，並即向南跟踪追擊，迄三十日，我軍已越過姚山集（在即墨北六十里），進迫盤山，現盤山以西廣大地區已無敵踪。總計十四日迄月底，我殲敵四千六百餘名。至此，增援萊陽蔣匪共被殲八千一百餘名，蔣匪在美帝國主義命令下企圖重佔萊陽的迷夢，終告粉碎。

忻縣魏家溝代表會
領導羣衆緊急備戰
閻匪敗退後繼續進行土改

（忻縣訊）正在開代表會議的魏家溝行政村，聽到被閻在忻縣城的閻匪，於十二月十一日向我七區冒險進援，先後侵佔官莊、南陀羅溝等村。立刻緊急備戰，各代表分工領導各自然村徹底空室清野，男女老少一齊動員埋藏糧食、傢具，民兵挖雷坑，加強崗哨，並組織情報員，派出偵察警戒。農會副主席趙成海率領六個基幹隊員，兩個在山上監視，一個在村裏流動警戒，三個在村內外埋雷，當夜並親帶民兵夢寨到閻村、高觀、田家塌一帶偵察；主席武三和貧農小組副組長邢存富帶領全村羣眾轉移，牛羊集中起來由王溫成趕，不能走的羊羔子都抱上走，牛背上馱乾糧、衣物或騎病人及老太婆；地主富農分成兩批，第一批為地主本人，由委員梁變率領基幹隊員押守；第二批為地主婆姨娃娃，由民兵閻雙計負責押守，生病或走不動的地主，由其他地主抬着，隨上全村羣眾向預定目的地轉移。連夜轉移秩序井然，到達了安全地帶。十四日閻匪敗退後，各村羣眾又都依次在十六日前後返回原村。繼續開代表會，討論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劉迪芳）

代縣城關貧苦羣衆 朋夥變工熬硝鹽

（代縣訊）城關區以工人、貧僱農、貧民爲主力軍的冬季兩大生產：熬硝鹽與捲紙煙，解決了許多貧苦羣衆的生活困難。城關區是天然產硝地區，四六年七月解放後，羣衆即開始熬硝，自四七年五月起，邊區工業部採購處到達，於至十二月前後發放貸款二千萬元，幫助貧苦羣衆買鍋買炭，作熬硝資本，使熬硝鹽生產變成了廣大的羣衆運動，產量也大大增加。據記者調查，冬季熬硝的形式大致有三：一、家庭熬硝，女人管熬，男人娃娃管掃土。二、掃土與熬硝合作，專門掃土的人家，按公平市價賣給熬硝的人家。三、朋夥變工，幾家自由組合，統一分工，按股分紅。以最後一種經營範圍較大，獲利也大。舊日領導熬硝的每條街均有隊長，此次土改工作團抵達，發現舊熬硝隊長成份不純，工業部採購處通過他們發放貸款時，他們竟貸給了破產地主或富農，而有的貧僱農卻不給貸。因此，貧農團決定把舊熬硝隊長一律撤職，聽候審查。由各街貧農團統一發放貸款與領導熬硝工作，下面由六、七口鍋編一組，選一品質好的當組長，領導幫助貧僱農熬硝生產。據統計冬季熬硝的，有一百七十三口鍋，參加戶數二五五戶（其中工人、貧僱農、貧民佔二二五戶，中農二六戶，富農一戶，破產地主三戶），參加人數五五六人，十二月份產硝一萬一千多斤，合米四萬四千多斤，產鹽一萬六千五百多斤，合米六千六百斤。較四六年冬增產十倍，較四七年七月即減產幾乎一半。

工作團對掃硝土問題處理不當

減產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冬季硝土奇缺，但是，工作團在解決掃硝土問題上處理不當，也是減產的一個原因：冬季硝土都集中於牆根與住院內，尤以商業街（城內東門至西門、南門至北門）商戶住院最多且最好，入冬以來，許多商戶不讓熬硝戶進其院內掃硝土，商業街和街長季國寶，先後會捆過四個貧苦掃硝的，其中一個老實貧農干黑黑，會被處罰戴紙帽遊街，激起熬硝戶不滿，集合去找季某提出抗議，工作團陳士中出面解決，未把季某交羣衆處理，只輕描淡寫地說季某打人不對，而對熬硝戶則多加責備，最後，規定商戶在主人允許下才准，熬去掃硝土，這樣，事實上更限制了熬硝戶去掃土，使熬硝戶非常不滿，影響熬硝情緒，減低了硝產。熬硝戶的意見是：開放商戶院，准許去掃土，可以有組織的劃分地區，統一分配給各熬硝組，掃了商戶的硝土，另給扣土墳院。據工作團負責人表示：將於最近召開貧農團會，澈底解決這一問題。

向陽明堡等地 發展熬硝

由於冬季硝土缺，赤貧王泉泉與貧農王喜元兩個熬硝組，自動向陽明堡發展了六口鍋，從郝莊熬成硝水，運來城裏練純硝（因爲陽明堡硝質不好，必須配上城關的硝水才行）。王泉泉並向陽明堡貧農團建議：叫他們大量熬硝，並願教給技術，陽明堡一担水，到城裏能換三斤至四斤小米。代縣縣府建設科正發動貧僱農去韓曲、瓦窯頭發展熬硝。記者曾訪問從陽明堡回來的熬硝能手王泉泉，據他說：「貧農們今冬熬一冬硝，土地改革再給分糧分衣服分地土，或者分資本做買賣，明年好好生產一年，管保都要大翻身咧！」

捲紙煙也是城關大宗冬季生產，大都是家庭捲煙形式，代縣大煙葉是名產，捲出的紙煙銷路很廣，據最近統計，捲煙有六十三戶，其中貧農、貧民三十六戶，參加人數一百二十七人（其他不經常捲的，估計也有一、二十戶，未統計在內），平均每天產煙二百零一條左右，淨賺小米六百零十多斤。（挺軍）

寧武曲盤子岔等七村窰工 修窰道岔子加緊出炭

（寧武訊）一區曲盤子窰煤窰，去年被破產地主李天壁（敵偽人員）與三岔村富農劉全小，勾結舊村長雷毛小等劉估，盤剝窰工。他們故意破壞煤窰，把窰內的柱角砍倒，放塌一道岔子，不讓窰工下窰生產。舊曆九月中旬，窰工吳四、劉懷生等餓的實在不行了，便領導窰工起來進行鬥爭，奪回窰權，趕跑了李某等，並查封他們盤剝下的一千七百多担炭，馬上合作開辦起來。首先由周團七村的工人，選派代表商量好開採辦法，公舉吳四、劉懷生二人領導，由各村推選組長帶領上窰，先修好了窰道上塌了的柱角處支上點子，將岔子修通（原六道），又細築了兩道新的，五相打通氣眼，並將溝外到窰口七里多長的車路修好，立即開採起來，現已開工五十多日，出炭九千五百多担，已換回小米四十七（大）石多。工人生產情緒甚高，近已增至四十二人，每天每人由六担增至十四担，日產大炭三百廿担，工人的生活都解決了，如郭村才每天可賺小米一斗二升五（市斗），郭正印現已餘下三石多糧，全家五口人，除吃外，可以解決春耕生產中的困難。現該窰爲推廣銷路，便利羣衆燒炭，將炭價減低，因此買炭的增多，窰工們下夜班趕着砍炭。（郝恕、閻世忠、鄭培）

保德一區各村 翻身農民派代表勞軍

軍隊爸爸任萬生、新絳小蘇村等村農民慰問傷病員

（保德訊）年前，一區東關、王家灘、郭家灘、城南、伯翰泉等行政村，翻身農民選派代表徐富仲、李七十一、賈銀懷（女）等十二人，組成翻身農民慰問團，由公安局張局長帶領，帶豬羊牛肉一千一百多斤、白麵七十一斤、本幣九十五萬二千餘元、慰問信十二封，及其他禮品、日用品很多，於上月廿八日到四四中隊後方留守處慰問，代表們並親到四五中隊各班進行慰問。戰士們在翻身農民熱烈的慰問下，高興極了，互相勉勵說：「羣衆對咱這樣關心，咱們只有多打勝仗，多消滅蔣匪來回答羣衆。」貧農戰士馮雙同說：「看到了翻身農民的慰問，我真喜歡，我一定要堅決保衛農民的鬥爭果實。」（劉曦）

（興縣訊）新年前夕，軍隊爸爸任萬生，親自帶了一隻羊到某村醫院慰勞傷病員。傷病員聽到任爸爸來看他們，都很興奮，能走動的人都到院內聽任爸爸講話，他談說農村土地改革將幫助大家翻身，當兵在外的都能得到一份土地。任爸爸又談到他自己雖沒有兒，但生活毫不困難，現在已把他過去打算買兒準備下的錢，慰勞了軍隊和分給貧苦羣衆。最後傷病員勸任爸爸再不要破費來慰勞大家，但他說：「我的家產還不是共產黨幫我翻身後才建立起來的，我怎能忘掉共產黨呢？」臨行還告大家安心休養，好了再上前綫。（盧志浩）

（新絳訊）某旅治療隊到達新絳小蘇村後，附近村莊羣衆即紛紛寫信送慰勞品，慰問傷病員。二區區公所派代表，代表全區人民抬着一隻羊、八十隻鷄和梨柿等食品前去慰勞。光村農會主席和三位農民代表也攜帶了很多慰勞品，親下病房慰問傷員。十里外的西莊村、北張村也有羣衆來慰勞。傷病員對羣衆的愛護非常感激。（馮青）

讀者來信

報紙一月丟了六次

編輯同志：

我們在離石郵局訂的晉綏日報，僅一月時間即遺失過報紙六次：計十一月十七，十二月三日、六日、十一日、十六、十八日。我們曾追問離石郵局，他們說已發出；問過遺賢郵局，他們說未收到。這樣影響我們直屬各單位學習。同時，我們的報紙老是來的遲，地方上收到二十號的，我們連十八號都未收到。我們除向郵局寫信追問外，特請在報上公佈，糾正這種不負責任的現象。特別希望今後不再有遺失或送錯的現象發生。

呂梁軍區政治部　十二月廿六日

中隊長胡志傑 處處佔群衆便宜

楊家嶺羣衆把他撤職了

（河曲訊）二區楊家嶺中隊長胡志傑，自私自利，佔羣衆的便宜。下中農胡三，四六年內將他捎放羊十六隻，到十月算工資時，秋天他殺了四隻，他只給十二隻羊的工錢，胡三問他要，他反把胡三大罵踢打一頓。同年七月他拿上公村廟上的石頭木料動員上羣衆爲他修了七天窰洞，工錢給的甚少。前年秋季還私自挪用軍火米九大斗，如今還欠着六斗。四五年九月民兵胡千永等三人去防河，因走的遲了點就被他關了禁閉，胡千永七十多歲父親來說情，又叫他把一隻胳膊打壞，到現在還沒有好了。中農胡智小老婆與貧農胡毛且合夥織布，織一斤紗交一斤布，而他老婆一斤綫卻只交十五兩布，胡智小老婆說了一下，他聽見，就拉出來打了一頓，逼的這女人離開本村。此外，他少出公糧，包庇他叔父的三個兒子逃避兵役。大會上羣衆一致決議對他撤職，共產黨的黨籍也要取消。（孟賢昭）

民兵班長劉二人勾姦軍屬 被群衆撤職罰苦工

（河曲訊）一區沙口村劉二人，去年復員回來，當了民兵班長。羣衆給他撥了八畝水地、四畝平地，政府還給他發了三百斤米作資本，春耕貸款也比別人貸的多，人力畜力方面也經常幫助。但他毫不感念羣衆，在羣衆面前抖威風，串門子，因爲舊幹部庇護他，羣衆心裏不滿意，嘴裏也不敢說出來，於是他越來越壞，竟敢勾姦我×團戰士苗二人的老婆。在前幾天苗二人同志在神府作戰負了傷，回家休養，發現了這個問題，就要求羣衆處理。羣衆把劉二人綑綁到大會，進行教育；撤了他民兵班長的職。他接受了錯誤，並給苗二人同志賠了罪，在羣衆面前訂下紀律，若是再做下犯羣衆利益的事，就由羣衆處罰他。大家看他像有改正的決心，只罰他給全村抗屬担炭兩月。在羣衆調解與幫助下，苗二人夫妻的關係也搞好了，家裏分到了一匹大紅馬，十餘件衣服、洋毯。苗二人同志，傷癒後，揹着背包，和羣衆握別歸隊去了。（貧僱農通訊員周增成、郭向山）

關於米家莊窮人團被害事

郝振乙來信之聲明

編者按：報紙列出郝振乙中了米家莊惡霸富農美人計，窮人團領袖任德智被害問題後，郝來信聲明說此事與他無關，茲將原函刊出，希望明瞭真相的同志們，給本報來信糾正，把問題搞清楚。

編輯部負責同志：

讀本月二日報載交城米家莊窮人團領袖任德智被害事，萬分沉痛，因我當時也是在八專署工作，應負責任。但報導關我問題是將姓名錯了，請速電八地委調查更正，以便追清責任爲死者伸冤。

四〇年十二月八專署組織的巡視團去米家莊，是專署秘書張欽夫、專署視查員張浩二人負責，帶趙文華等十幾個幹部，並沒有我，彼時所發生之一切問題，應由他們負責。四〇年十二月，正是日寇冬季大掃蕩，專署機關分散，我帶着甲子江、毋免、徐有達等幹部隨地委機關始終是在東西葫蘆打游擊，沒有到過米家莊，還有當時地委及專署機關幹部、東西葫蘆羣衆可證明，現八地委李琪同志等人，那時我們就在一起打游擊。

四一年二月初反掃蕩結束後，二月七日康專員即派我到興縣行署代表他參加專員會議，二月下旬返回專署，因此關於米家莊窮人團領袖任德智之被害情形，張欽夫等向專署反映過什麼材料，何人批准判決，拒絕羣衆保狀等，由於我隨機關打游擊，不與專員在一起，反掃蕩結束後就去了興縣，一切情形未能知道。

四〇年九月中（舊曆八月十五前兩三天）我去過米家莊一次，那時羅政委住在米家莊，康專員派我去見羅政委，請示給部隊撥糧款問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回了專署，是村公所給我找在任變忠家房子，沒有住過任述禹家，除見羅政委那次外，後再未去過米家莊。報上所載四〇年十二月專署巡視團一到米家莊就住在任述禹家，視如家人，拒絕接見羣衆代表，威嚇羣衆等情形，當必是張欽夫等所爲，因爲那時他們帶着巡視團在米家莊。

趙衡五是八專署事務秘書，他是四〇年十二月日寇冬季掃蕩時病死在東葫蘆山溝裏，他老婆任靜平（米家莊地主惡霸任述禹女兒）也在一起，趙衡五死後兩三天，任靜平就回了家，那時反掃蕩尚未結束，我仍同地委機關一道打游擊，趙衡五死及任靜平回家都是專署建設科長張春山照料，我不知情。任靜平回家之後，正是專署秘書張欽夫帶巡視團在米家莊之時，究竟他們之間有何曖昧，我不了解，與我毫無關係。

以上情形請速電八地委調查，如果我的聲請不實，願受黨的嚴重處理（張浩同志在黨校可調查，那時行署慰問團趙希敏同志也在米家莊）。

至於米家莊窮人團領袖之被害，從工作上、立場上檢討，我有錯誤，因爲那時我也在八專署工作。米家莊問題早夢先在四〇年春夏天，那時區長趙承輝，曾將地主羣衆團體告窮人團村長任德智貪污問題呈報專署，專署未加研究，即轉交縣府解決，當時我認爲是統一戰綫政策，爲何有窮人團組織，可能是政治派別鬥爭問題，我主張從政治上研究處理。

今天檢討那時我這一錯誤觀點是對地主階級有利，不積極支持大多數窮人鬥爭，反而消極主張從政治研究處理。而且自交縣政府後，未積極催問，表現了我對黨對人民的責任心是相當不夠，應請黨和米家莊羣衆嚴格審查。

我以萬分沉痛底心情，請速電八地委調查更正，特有關之人找回，追清責任，爲死者伸冤。此致

敬禮！

郝振乙　十二月八日

東北我軍去年全年 殲敵二十八萬五千

繳砲二千三百餘門收復六十五城

（新華社東北三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總部頃發表第十八、十九兩號作戰公報，公佈一九四七年東北野戰軍與地方軍全年戰績。計：（一）全年共殲敵二十八萬五千七百五十七人，計殲敵營以上正規軍十個整師又二十四個團、四十三個營及一個交通警察總隊，連同營以下被消滅兵力計算，共消滅敵正規軍二十萬五千二百二十八人，內斃傷六萬八千八百三十三人，俘虜十三萬六千三百五十六人，向我投誠者三十一人。殲敵營以上地方軍，屬暫編師者，一個整師，六十九個整團，五個整營，屬保安支隊者，兩個整支隊又十個整團，四個整營及七個縣保安大隊，連同營以下被消滅兵力計算，共消滅敵地方軍八萬零五百三十七人，內斃傷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六人，俘虜五萬一千五百八十九人，向我投誠者六千七百十二人。（二）殲滅敵正規軍之十個整師，其番號為七一軍之九一師（全師共被殲兩次），八十八師（全師共被殲二次），十三軍之八十九師，六十軍之一八四師（海城起義後重新編成者），暫二十一師，五十三軍之一一六師，四十九軍之七十九師。殲敵正規軍團之番號為新一軍新三十八師之一一二團、一一三團，該軍新三十師之八九團、九十團，該軍五十師之一五零團（共殲兩次），新六軍二零七師之一旅三團、二旅六團等。（三）主要繳獲，計各種砲二千三百五十六門，內榴彈砲十三門，野砲十一門，山砲一百二十五門，戰防砲六十八門，平射砲十九門，步兵砲四門，機關砲四十門，火箭砲三百三十二門，迫擊砲四百六十五門，六零砲一千二百七十九門，擲彈筒八百四十一個，重機槍一千三百八十一挺，輕機槍六千二百八十九挺，衝鋒槍六千三百六十一枝，戰防槍四十六枝，自動步槍二百二十七枝，榴彈槍七十五枝，長短槍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八枝，各種子彈二千五百廿八萬七千四百十八發，各種砲彈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四發，電台一百七十部，電話機一千六百一十部，大車一千七百四十二輛，騾馬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三匹，擊落敵機十架，繳獲與擊毀敵汽車四百三十二輛，裝甲車一百九十五輛。（四）全年我共收復城市六十五座。屬東九省者，計為：德惠、農安、九台、懷德、公主嶺、雙陽、伊通、梨樹、樺甸、輝南、磐石、金川、海龍、柳河、東豐、西豐、西安、長嶺、遼源、開原、昌圖、康平、法庫、雙山、通化、輯安、桓仁、清原、新賓、寬甸、鳳城、安東、岫巖、莊河、本溪、海城、蓋平、復縣、通遼、開魯、彰武、黑山、阜新、遼中、北鎮，屬熱河省者，計為：朝陽、建平、赤峯、寧城、凌源、北票、庫倫、圍場、葉柏壽，屬冀東者，計為：撫寧、盧龍、昌黎、樂亭、遷安、遵化、玉田、平谷、薊縣、香河、武清，其中收復後被敵重佔者七座，即：法庫、本溪、黑山、阜新、北鎮、昌黎、武清。

東北解放軍司令部發言人稱： 東北全部解放已日益接近

（新華社東北三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發言人頃就東北解放區一九四七年全年戰績總結，發表談話，略稱：一年來，我軍英勇作戰，發動了四次強大的攻勢，殲敵二十八萬餘，收復城市六十五座，使東北我軍及早轉入反攻，完全掌握戰爭的主動，迫使敵人處於全面防禦，使東北戰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春季攻勢三月作戰 迫敵轉入全面防禦

回溯一年來戰局的變化，當前年（一九四六年）秋季蔣匪侵佔安東、通化及南滿廣大地區後，其進攻即已達頂點，但敵仍妄圖採取南攻北守之勢，於「肅清」南滿後，轉兵北越松花江。去年頭三個月，敵曾先後集中一切可能動員的兵力，對南滿臨江一帶之狹小地區，連續進行了四次進攻。我軍則以確保南北滿根據地打破敵先南後北之作戰方針為目的，我南滿部隊當殲滅敵二十五師，並對敵每次進攻均給以殲滅打擊。我北滿部隊則主動出擊，進行了有名的「四下江南」的作戰，使敵遭到南北夾擊，各個殲滅，全部粉碎了敵「先南後北」的戰略方針。總計春季攻勢三個月作戰，殲敵四萬二千，收復城市十座，基本上停止了東北敵人的戰略性進攻，迫其轉入全面防禦。

夏季攻勢後全局改觀 東北各區已聯成一片

五月初，我軍以打通南北滿兩大戰略區之聯系，殲敵有生力量，收復失地，打開局面為目的，對分散守備之敵，從東西南滿各戰場同時展開夏季攻勢，在懷德、清原、梅河口等地區，將敵七十一軍、新一軍、六十軍等主力部隊大部或一部殲滅，敵之整個防禦體系，由東西兩面被打開兩大缺口，中長路之長（春）瀋（陽）段、吉（林）瀋段交通綫被切為數段。分散在海龍、東豐、老爺嶺、西安、西豐、通化、安東、赤峯之敵，也都遭我全部或大部殲滅。由此，我便收復了前年四平戰役以後敵侵佔之廣大地區，迫敵由「機動防禦」縮入中長及北寧狹長綫上，採取所謂「重點防禦」。我當又向敵防禦重點之四平發動進攻，予敵重大打擊，再迫使敵將大部主力收縮於瀋陽外圍各據點。夏季攻勢共連續五十餘天，殲敵八萬九千餘，收復城市四十二座，使我東西南北滿及熱河、冀東等各解放區聯成一片，從而改變了東北整個戰局，曾一時叫囂什麼「三個月接收哈爾濱」的東北匪首杜聿明，也隨着夏季作戰的慘敗而滾了蛋。

秋季攻勢迫敵龜縮孤城 我全部掌握戰爭主動權

代替杜匪的是蔣賊參謀總長陳誠，剛一上台，也大肆吹牛「六個月轉變東北的優勢」，並斥責杜聿明的「重點防禦」為消極方針，而主張重採「機動防禦」。但其吹興方濃時，便遭到我九月中旬開始發動的秋季攻勢的當頭棒喝。我軍攻勢首以三戰三捷於北寧沿綫展開，給遠道來援的四十九軍主力以殲滅打擊，並予暫二十二師及暫五十九師以大部殲滅，將北寧綫切為數段，並在三日間，將敵搶修三月有餘即將通車之中長路，完全平毀。隨即分兵北上，先後攻佔九台、農安、德惠及吉（林）長（春）外圍之一切據點，使吉、長兩大城市完全陷於孤立，成為死城，龜縮待援，不敢出動。其先後由冀東來援之二十一師及四十三師，則於九關台門遭我殲滅打擊，由綏遠調來之敵，則因石門被我解放，又倉惶調回關內。秋季攻勢共持續五十餘日，殲敵六萬九千餘，被殲滅性打擊之敵軍，共有三十個正規師、十四個暫編師、一個騎兵師、四個騎兵旅等，收復城市十五座，迫敵龜縮於廿四個大小城市之內，大部被斷絕了煤源、糧源、電源，使東北敵軍陷於空前嚴重的困境，我則掌握了全部戰爭的主動權。

我攻勢一次比一次強大 東北蔣匪必將全部就殲

十二月發起的冬季攻勢，雖只開始半月，即已殲敵二萬三千餘，收復城市七座，迫敵抽東補西，慌作一團，而我軍攻勢猶正猛烈展開作戰。在我一次比一次強大的攻勢打擊下，東北蔣匪將落到無可挽救的局面，最後必將全部被殲。全東北人民的解放已日益接近了。（編者按：談話中，僅列舉各次攻勢戰果，如將各次攻勢之戰果及地方軍一年戰果與春季戰役中冀熱遼我軍戰果統計，合共東北解放軍一年來殲敵總數為二十八萬餘。）

美以美教會代表集會 痛斥美在華侵略政策

要求撤退軍事顧問團停止援蔣內戰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塔斯社紐約訊：美以美教會社會行動聯合會，上月底在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城舉行年會，討論反對美國現行反動外交政策及加強美蘇友誼的方案。與會代表七十五人，代表美以美教會信徒一千一百萬人的意見。該會在三天的討論中，通過一連串的反對美反動外交政策的決議，敦促美國結束對希臘的杜魯門主義，宣稱「這一主義毀壞了美國的民主傳統」。另一決議譴責馬歇爾計劃，斥其為對受援國家「施以政治壓力的工具」。與會代表同時痛斥美國在中國的侵略政策，並決議要求美政府撤回駐華（蔣匪政權）美軍事顧問團，停止一切對蔣（蔣匪）軍事使命及軍事援助。該會通過的其他決議，有敦促一切軍隊撤出朝鮮，銷毀原子彈，撤回杜魯門駐梵蒂岡的代表泰勒等。關於美蘇關係，該會決議敦促美政府以諒解與善意解決兩國關係，並經過聯合國尋求合作。（編者按：美以美會為基督教之一派，以研究聖經，改良宗教為宗旨。）

新華日報華中版評葉南大捷 我已掌握一切主動權

（新華社華東前綫三日電）新華日報華中版（按係華中日報，元旦起改稱）在元旦日發表社論，慶祝葉南大捷說：「葉挺南的大捷，是華東人民解放軍勝利揭開大舉反攻序幕的大捷，是蔣介石顧祝同匪徒送給我華中軍民的一份新年禮物，把整五十一師師長王嚴所率的「進剿縱隊」七千多人，都獻給了解放軍。這一大捷，說明華中軍民力量的壯大，不僅能打好全民的游擊戰爭，又能打機動靈活的大規模運動戰，而且一次比一次打得大，打得猛，技術和戰鬥力都比過去提高了」。談到今後的形勢時，社論說：「華中解放軍已掌握一切主動權，南可進逼長江，威脅京滬，北可直搗隴海，配合山東，西可控制運河，解放兩淮（淮南、淮北和淮陰、淮安），要休整就休整，要打仗就打仗。雖說蔣匪還可能再拼湊兵力來報復「掃蕩」，誰能担保不重蹈「進剿縱隊」的覆轍了」社論號召華中軍民要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麻痺自滿，而應以最大努力，艱苦奮鬥，大胆勇猛，向所有蔣後地區進軍，收復失地，並警惕和粉碎蔣匪任何垂死掙扎，猛力壯大解放軍，更好的打攻堅戰和運動戰，來完成大舉反攻解放華中的任務。

西平地區戰鬥中 蔣軍一團自動放下武器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三日電）平漢南段西平地區戰鬥中，蔣軍嫡系整三師第三旅第八團在團長陳德生率領下，自動放下武器。廿六日黃昏最後圍殲整三師的總攻以前，我軍重重包圍該團於蠆子牙村西南三十里地區，經過短短接觸後，我軍指戰員即向該團進行喊話，該團士兵紛紛停止射擊。我某團田政委當於午後五點十分，向該團官兵發出警告，命令彼等於六時以前自動放下武器，違反命令，定必殲滅，遵守命令，可得優待。五點三十分，陳德生派出其少校團附朱錦署向解放軍接洽，並帶來其親筆書信，謂準於十八時率部前來，請指定地點。十八時十分至三十分，陳團長即借中校副團長周姓中、第一營少校營長陳以立等，親率官兵七百六十四名，依次放下武器，繳出迫擊砲七門、各種機槍五十九挺及其他武器彈藥等，我軍當護送彼等安抵解放區。按該團為整三師主力，各級軍官皆係軍校學生，其三營營長曾被我擊傷，第七連十九日被殲於溱河，第九連二十五日被殲於羅莊，第二營前去鄭州一帶接新兵未回。據陳團長談：「我們到為獨裁者打內戰而犧牲了，就無價值，如再繼續與貴軍作戰，必全部被殲。」廣大士兵更異口同聲的表示願意過來，因為這邊比那邊好。」又訊：陳團全部官兵於二十六日安抵解放區，我軍特在駐地分別舉行歡迎大會及官兵座談會，並慰勞肥豬十二口，某將軍並以三千萬元獎勵。在歡迎會上，許多士兵立即提出要求參加解放軍，當場有五百零九名士兵報名，距其放下武器僅十四小時，一部份官兵則願留此學習一個時期，少數傷員均即送往醫院治療。

萊陽城軍民 祝捷聲中歡度新年

（新華社華東前綫三日電）萊陽城軍民在慶祝勝利聲中，歡度新年。該城新年娛樂，除一般的開會演戲放映電影等等以外，又添了一個新的節目，就是收聽蔣記造謠公司中央社的廣播。按萊陽自上月十三日即為我收復，可是按照中央社的說法，萊陽至今仍在蔣匪手中，它的「國軍」正在城外「掃蕩」解放軍，當地人民莫不為這些漫天大謊的「宣傳」而噴飯折腰。中央社甚至敢於大胆渲染地說，「北上「國軍」已與萊陽城「守軍」「會師」」云云。萊陽軍民指出，應當承認這個報導，在不同於平常的特殊意義上，仍有其真實性，萊陽城蔣匪「守軍」確已與北上的一大批蔣匪官兵「會師」了，不過「會師」的地點不是這座英勇的萊陽城，而是解放軍專為蔣匪設立並日益擁擠的俘虜管理處，還有一部蔣匪官兵則已在萊陽城郊作了無謂的犧牲。

我開倉濟貧

解放軍進入駐馬店、確山、遂平等地後，最初三天即開倉發粮九十八萬餘斤。

小放哨

劉遂池 編劇
黃起、羅宗賢、黃慶和 作曲

人物：
海旺——精明強幹的兒童，愛耍笑。
來虎——□頭□腦的兒童，愛睡覺。
張寶元——本村已經鬥過的男地主。
二寡婦——外村將要鬥爭的女地主。

（雞叫三聲，鑼鼓聲中，海旺愉快的跳上。）

海：（唱一曲）
公雞叫，起的早，
背起大刀去放哨，
土地改革翻了身，
兒童站崗情緒高。
（樂聲過門）
一陣跑，來到了，
站在村頭四下裏瞧，
咦了我和來虎一班哨，
怎的他還沒來到了？
（白）準是他還睡懶覺呢？
我吼叫他，（回身吼）來虎！……來虎！……（後應）放哨來喲……

來：（唱）（二曲）
小來虎，愛睡覺，
站崗放哨等人叫，
我先躲到一邊邊，
和他開個小玩笑。
（調皮的伏身藏起來）
（來虎迷糊糊的走上來）
正睡覺，海旺叫，
扛起矛子來放哨，
兩個眼睛睜不開，
一路走着想跌交。
（樂聲過門）
迷糊糊，來到了，
抓開兩眼四下裏瞧，
咦了海旺光是亂吼叫，
怎的他還沒來到。
（白）準是他耍去了，我吼叫他（回身吼），海旺！……海旺！……

海：嗽——（答應一聲，馬上躲到另一邊去）

來：咦了（回身奔向應聲方向找去，不見，又吼）海旺！……海旺！……

海：嗽——（又應一聲躲回原來方向）

來：咦了（又回身奔向應聲方向找，不見，生氣了）
小海旺，愛耍笑，
站崗放哨胡搗亂，
吹氣我不把他找，
坐在地下睡一覺。
（打了幾個哈欠，懷抱矛子，忽忽又睡了）
（海旺悄悄拿一根高粱桿上，輕輕的抽出了來虎懷中的矛子，插進一根高粱桿，把矛子放在地下用土埋起，然後，躲在身後，猛然把來虎一抱）

來：（驚醒）誰了誰了（掙扎不能動大聲吼叫）有了壞人了！海旺！快來呀！

海：（忍不住嗤笑的聲了勁）

來：（掙脫身，舉起高粱桿回身就刺）你狗日的看矛子吧！

海：（一閃身，抽刀就砍）你狗日的看刀吧！（一刀下去，高粱桿斷了。）

來：（看清是海旺，手拿半截高粱桿，裂開大嘴哭了）你把矛子給我砍斷了！你就賠我吧！

海：抓開你那眉眼好好看看，你手裏拿的是甚了？

來：（仔細一看，停止了哭，扔下高粱桿四下裏找）我的矛子呢了我那矛子呢？

海：你放哨把矛子都掉了，看咱兒童團鬥爭你吧！

來：你不好好放哨還偷我的矛子，咱找你媽去。（拉海旺）

海：（用腳踢開地下土露出矛子）這兒呢了？

來：（揀起矛子，擦淚）個龜孫子！

海：叫你放哨來了，是叫你睡覺來了?!

來：叫你放哨來了，是叫你胡鬧來了?!

海：你還有臉說人，放哨睡覺，把矛子叫人偷去都不知道。

來：你還有臉說人，放哨胡鬧，東跑西轉的叫都叫不回來。

海：好！（唱三曲）
我檢討，我不好，
以後放哨不耍笑。

來：對！
我檢討，我不好，
以後放哨不睡覺。

海來：（合唱）
咱們倆個訂條約，
好好站崗來放哨，
注意檢查過路人，
仔細盤問看路條。
（二人聚精會神的放哨）
（張寶元懷抱一根討吃棍上）

張：（唱四曲）
我——，張寶元，
過去有地又有錢，
吃租放賬不勞動，
躺在炕上抽洋烟，
到如今，世道變，
土地改革翻了天。
窮人起來鬧鬥爭，
過去的剝削和我算，
給我分下了一份地，
叫我勞動生產，
下地受苦我不願幹，
夾着棍子去討飯。
表面上，很可憐，
其實我是裝洋蒜，
洋烟還有幾十兩，
白洋還有一罐罐，
夜兒黑間偷偷摸摸開了窖，
拿出了一圪墶洋烟幾塊錢。
洋烟掖在褲邊上，
白洋藏在鞋裏邊，
身上癮了我鬧上一塊吃一點。
肚裏餓了我買上一點解解饞。
正行走，抬頭看，
海旺來虎村頭站，
身上穿的是新布衫，
臉上吃的是紅丹丹，
窮孩們如今倒像了樣，
叫我看着不順眼。

海：你又在村邊上胡發串甚了？

來：快下地好好勞動去！

張：你這孩們管事倒寬咧，人倒了渠鬼子蛤蟆都想咬人哩！

海：（逼上來）你罵誰是鬼子，張寶元了？

來：（逼上來）你罵誰是蛤蟆，張寶元了？

張：（見勢很兇）我，我是，唉！看這孩們兒的像甚樣子了！者老祖爺爺都吼名道姓。

海：這不是你有錢人充爺爺的時候了。叫你一聲張寶元還是好的了，不了叫你惡霸地主。

來：（叫）惡霸地主！惡霸地主！

張：你們把我的房地都分了，還說我是惡霸地主。

海：（質問）你那房是那來的？

張：我蓋的。

來：（質問）你那地是那來的？

張：我買的。

海：誰給你蓋的房來？

來：誰給你種的地來？

張：我花錢僱的人。

海：（嚥了一口）呸！

來海：（唱五曲）

海：提起你蓋房，
海旺好心傷，
我爹揹石頭，
把腿都砸傷。

來：提起你的地，
來虎好生氣，
我爹攬了工，
給你學種地。

海：全家沒辦法，
找你去討飯，
你還瞪白眼，
攆打往出趕。

來：常年給你受，
租米交不夠，
欠下二斗米，
加利要四斗。

海：我放羊吃了你地邊的草，就壓打我一頓，餓了我兩隻羊，你仗着有錢有勢壓迫窮人，你說你是不是惡霸?!

來：我家借了你五塊錢，就叫我常年給你放牛頂利錢，你租吃利剝削窮人，你說你是不是地主?!

張：（無言答對）好，好，我惡霸，我地主。（走）

來海：（攔住）那去？

張：我收租去！我討賬去……！

海：你悄悄的吧！你還擺地主臭架子咧?!

來：你還不老老實實的說了？

張：（不在乎）屎毬你們！老祖爺爺愛怎的就怎的了？（仍往出走）

海來：（上前拉住）回來！回來！

張：（用力將海旺來虎摔倒在地，脫身就走）給老祖爺爺滾的遠遠的吧！

海：（馬上跳起，拿刀追上去要攔住）站住！

來：（從地上爬起，弄了一臉滿嘴的泥土，提矛子追上去拉住就打）叫你狗日的兇！

張：好孩們，饒了我吧！

海：你叫我們三聲老祖爺爺就饒了你。

來：（仍打）叫，叫！

張：老祖爺爺！老祖爺爺！老祖爺爺！

來海：（把張寶元推到一邊去）看你老狗日的還敢抖威風不?!

張：（少氣無力的）唉！可不敢了，放我過去吧！

海：要過去也可以，拿路條來！

張：（央告）好孩們，我討飯去，還要甚路條了？

來：沒有路條不准你出村！

張：你們要活活餓死我哩?!

海：衆人不是給你也分了一份地，好好勞動還會沒有吃的[illegible]

張：我眼下就沒吃的嘛！

來：你不會給我們翻身農民打兩天忙工。

張：唉！好孩來，我從小也沒摸過钁頭把，知道怎的個受苦來了？

海：如今就是要你學着受。

張：我老實受不下去。

來：受不下去硬要你受，你還想剝削人了？

張：我討吃麼！

海：地主討吃也是剝削人，你不好好個鬧，還叫我們養活你?!

來：快下地勞動去，不了交羣衆處理你。

張：（害怕的）好，我勞動，我勞動。

海：快去吧！別在這兒打攪。

張：唉！好孩來，叫我歇一下嘛！（掏烟袋）

海：我還忘了檢查你來。

來：對！看他帶甚東西沒了？

張：沒，甚也沒，我回呀！（回身走）

海：（拉住）你現在想回了，咯一下，解解開衣服看看。

張：（不顧）你看這天氣涼颼颼的。

來：（不聽他說，上前解衣搜，從褲邊上掏出一圪墶烟土）這是甚了？

張：（掩飾）是……是鍾，我吃的丸藥。

海：是藥你藏在褲腰邊上作甚了？

張：這是熱藥，非暖着才能吃。

海：你有甚病了？

張：（假裝咳嗽）我……我的病多了，你看我這身骨實，我這黃臘臘的皮色……

來：那是你從小吃洋烟吃的。

海：咦，這是一圪墶洋烟吧?!

張：不是，老實是一顆丸藥。

海：（按住張寶元脖子）是藥你齊吃了。

來：（硬往張寶元口中塞）你吃！你吃！

張：（閉住嘴不吃）……

海：你說這是不是洋烟?!

張：（無可奈何的點頭）是，是……是……

來：好你狗日的，如今還吃洋烟了？怪不得你不想勞動。

海：（追問）你家裏還有多少洋烟了？齊交出來。

張：就這一點點，再沒啦！

來：不實說揍你狗日的！（欲打）

張：打死我也再沒啦！

海：看他身上還有甚了？檢查完了咱把他押回去交羣衆處理。
（二人繼續檢查）
（二寡婦提着一籃醋上）

二：（六曲）
人稱我，二寡婦，
放賬吃利地吃租，
過去剝削人享了福，
如今要我往出吐。
（過門）
我假裝，尋門戶，
手裏提上一籃醋，
底下放的是金條，
保險別人看不出。
（過門）
一路走，抬頭瞧，
兩個娃娃在放哨，
他要問我要路條，
巧言花語打交道。

海：（回身問）路條！

二：（笑）有哩！你怪麻煩的還看不了？

來：有了就過去吧！不看了。

二：看這孩們說話痛快的，惹親的。（走）

海：喂！站住，有路條也要拿出來看看，（向虎）可不敢馬虎，你知道他是幹甚的了？

二：我就是到這村走親的。

張：（招呼）唉！是親家來了。

二：（驚異的）唉！是張親家，我剛才就沒看出是你！

海來：（同聲問）你倆是甚親家了？

張二：（同聲答）兒女親家。

張：我孩兒引的她女子！

二：我女子嫁給他孩兒！

海：（向來虎）這是李家灣的那個二寡婦吧?!

二：（向張）親家，你怎的落成這個恓惶樣了？

張：（嘆氣）唉！別提了，你村裏還沒鬧土地改革了？

二：窮孫子們正咯吵着鬧哩！我……

海：你們說什麼了？

二：沒說甚！沒說甚！

張：走，親家，咱回家去好好敘敘吧！
（二人走）

海來：（攔住）站住！你倆走了個馬利，問題還沒鬧清呢了？

張：（央告）好孩們，叫我回吧！

二：（笑着）好孩們，叫我過去吧！

海：（把張拉在一邊）你先等一等。

來：（向二）你的路條呢？

二：還不曉得路上掉了沒了（掏）噢？倒運的沒啦！

張：（一旁幫腔）沒啦跟孩們說上兩句好話，鄉里鄉親的還能不叫過去?!

海：你少插嘴。

來：（向二）沒有路條我們把你扣起，有人保你才能走。

張：我保，我保，（湊上去）我保她。

海：你保她，誰保你了？（推出去）

二：（看情形沒路條混不過去，又掏）噢了有來，（掏出）你們看。

來：（接過看）這是假的吧？

二：怎的是假的了？

來：怎的這樣破爛了？

二：路上揉爛的。

來：（翻個細看半天）我還不識字哩！你看海旺。

張：（又在一旁插嘴）這又不是過鬼門關口查生死簿，有那麼一條紙紙就算了。

海：沒你說的話（接過看），[illegible]

（未完待續）